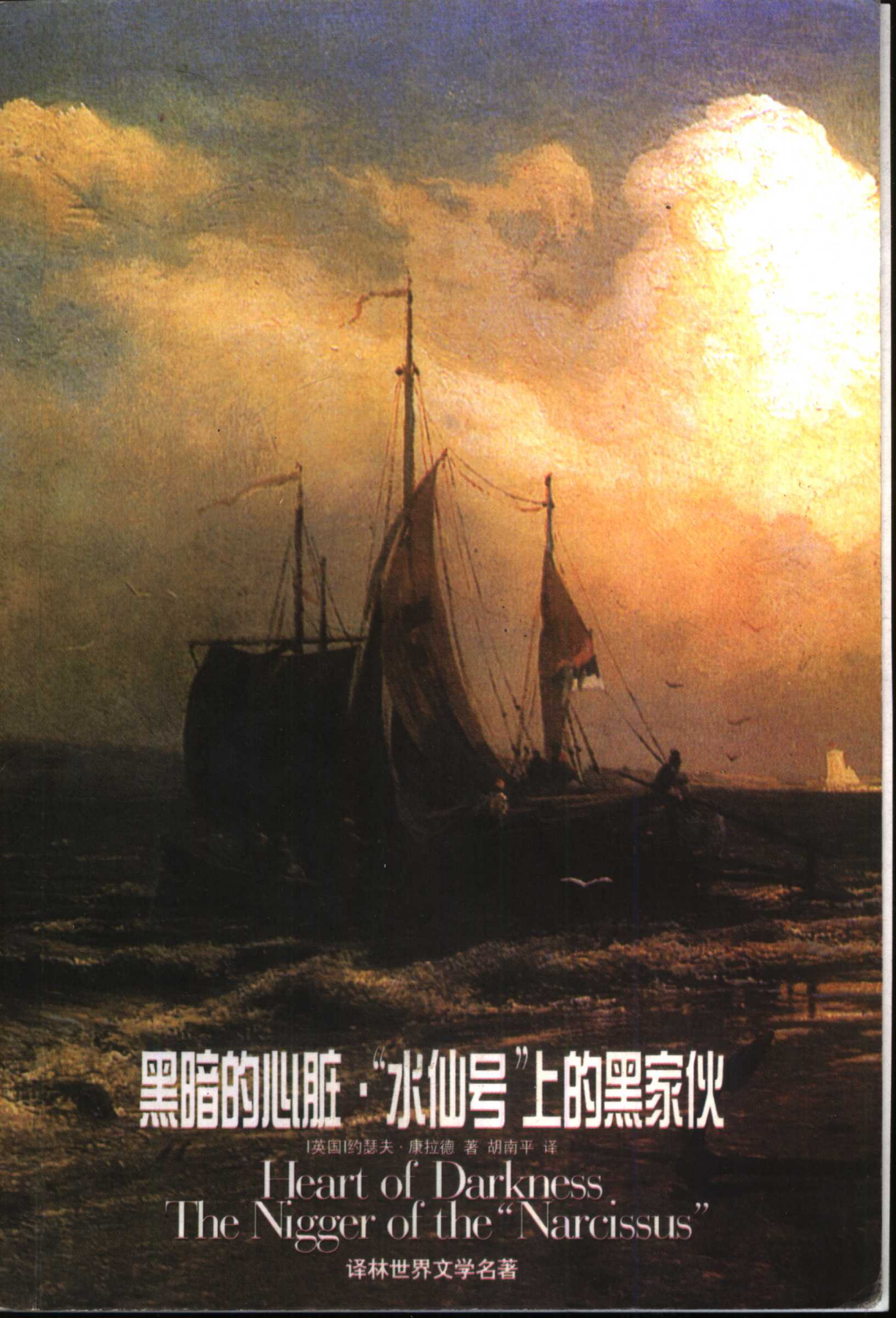




黑暗的心脏·“水仙号”上的黑家伙

[英国]约瑟夫·康拉德 著 胡南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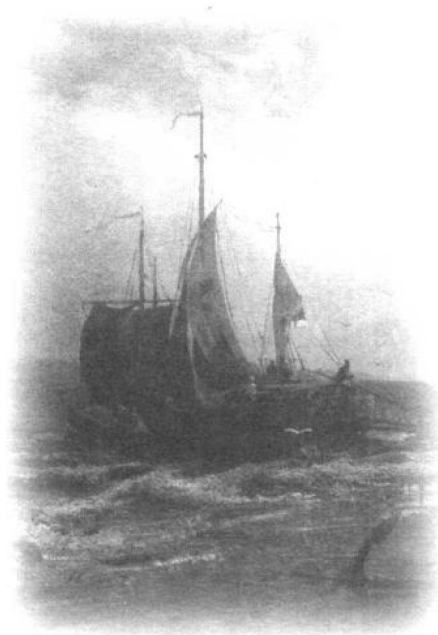
Heart of Darkness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黑暗的心脏·“水仙号”上的黑家伙

[英国]约瑟夫·康拉德 著 胡南平 译

Heart of Darkness.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的内心;“水仙号”上的黑家伙/(英)康拉德(Conrad, J.)著;胡南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Heart of Darkness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ISBN 7-80657-168-X

I. 黑… II. ①康… ②胡…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5613 号

书 名 黑暗的内心 “水仙号”上的黑家伙
作 者 [英国]约瑟夫·康拉德
译 者 胡南平
责任编辑 竺 波
原文出版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3, 197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淮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2
字 数 205 千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68-X/T·146
定 价 13.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黑暗心灵的旅程^①

弗雷德里克·R. 卡尔

……作为一幅社会图景,《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就跟《黑暗的心脏》一样是一幅清醒的图画,《黑暗的心脏》中的阴郁堕落形象强烈地引起了现代人的关注。作为对于到处存在着悔悟可能性的环境中人的堕落的研究,这两部作品都象征着一个时代。

《青春》的引语说得好:“……可是侏儒回答说:不;对我来说人性的东西/要比全世界的财富更珍贵,”这一摘自格林童话的引语再也没有比用在康拉德对良心的丧失以及其可怕后果的研究上更为贴切的了,这一丧失表面上是库尔茨责任心的丧失。整个故事的构思就像一首富于想像的诗篇,其中包含着一系列鲜明的意象,其综合效果是为库尔茨提供了一个环境,整部作品的中心就是他个人的责任心的丧失。构成一个整体的五十多个特定的意象,初看似乎与故事的发展关系不甚密切,这些意象一个接一个构成了一个故事的有机体。从开始笼罩在阴沉的泰晤士河上的浓雾,康拉德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提供了富于想像的气氛和预先的言语警告。在罗马征服的日子里,“在空气中、在丛林中”充满“寒冷、浓雾、风暴、疾病、流放和死亡”的泰晤士河地区就是现在的刚果,这条“伸展开的巨蛇”。马洛在布鲁塞尔贸易公司办公室里的经历

① 节选自弗雷德里克·R. 卡尔《约瑟夫·康拉德阅读指南》,正午出版社,纽约1965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预示着刚果的形象；那间办公室“像沙漠一样死气沉沉”，住着两个女人，“一个胖一个瘦，坐在草垫椅子上，编织着黑毛线”。这两个命运女神一边守卫着马洛想要进入的地狱之门，一边拼命地编织着远征刚果的命运，也在拼命地编织战前欧洲的命运。当马洛最后启程前往刚果时，沉闷和无情的气氛顿时被那些徒劳上岸的士兵和职员所打破，他们来到了“像是被上帝遗弃了的荒野……只要把他们撂在那儿就算完事，再继续走我们的路”。不久以后，马洛对着那艘无能的法国军舰说：“岸上连个小棚子都没有，可它却朝着丛林炮轰不停。……在那空旷浩瀚的天、地、海洋之间，它停在那里，莫名其妙地向着一片大陆开炮。”

让·奥布里的理论是康拉德一八九〇年在刚果的经历是他生活中的转折点。康拉德传记作家声称，这次旅行使他的身体垮了，但是也使他成熟了，使他对自己的能力更有把握。《黑暗的心脏》似乎证明了让·奥布里的观点。康拉德对这次经历感到震惊，甚至在八年以后，仍然无法消除他个人的义愤感和他在非洲为之痛苦的堕落感。处处可见这种奔涌的感情用语言迸发出来，远远超出了故事的框架。对康拉德来说，这次经历之深刻超越了他个人的范围，即使马洛的介入也无法阻挡回忆中充满个人感情的奔流。在康拉德牢牢以他的经历为中心、完全把握他成熟的力量的一篇故事里，我们可以得到 R.P. 布莱克默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为的表达形式的谬误的部分例证，即相信，如果一件事情产生足够强烈的感觉，那么用言语来表达它时会给予它令人满意的形式，这样作者就放弃了对他作品原始素材的形式责任。这是 F.R. 利维斯在强烈批评《黑暗的心脏》中过分使用形容词时的部分含义。尽管这些断言也许在作品中能找到部分证明，然而这个故事的主题表现的是二十世纪政治和文化危机的要害，即使有过分的言语也不能证明对它的驳斥是合理的。而坚持这些观点就是允许在分析中可以

随意吹毛求疵。

我在先前说过,这篇故事是有关责任心的丧失,一种通过不断提示的具有广泛意义的丧失,把故事构筑成为一体的五十多个主要的意象像一首意象派诗歌一样传达出主题。T.S.艾略特的《荒原》以及后来的《空心人》使用的深思熟虑的引语“库尔茨先生,他死了”,对诗歌作了解释,就跟这些诗歌对康拉德的心理作了解释一样。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故事的主要意象,我们发现它们中有许多与死亡、腐朽和徒劳有关,一种不可弯曲的金属物质,不容人为改变的冰冷坚硬的东西,还有被腐烂和锈蚀的无力抗拒的机器。

随着刚果旅程的深入,我们很快接连遇到了对丛林的轰炸、一个被吊死的瑞典人、荒废破烂的铁皮顶房屋、一个锈蚀的锅炉、一辆四轮朝天翻倒的小火车车厢、腐蚀的机器和一堆生锈的铁钉,还有许多别的东西。突然一群麻木不仁、濒临死亡的野蛮人闯入这腐朽的场景,他们在干活,直至他们倒在这个他们从不明白、肯定不能完成的工程的工地上。疲惫的人影坐在地狱的角落里,他们所呈现的形象就跟但丁在《地狱》中所想像的居民、那些精神和活力处于最低点的其他代表一样有一种人的无望和徒劳感。康拉德把他们描述成为不是这个世界的、垂死的人,而不是活的人:

树林中有些黑色的人形,有的缩着,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背靠着树干,有的趴在地上,一半露在光线下,一半掩在阴影中,呈现出各种各样痛苦的、认命的和绝望的姿态。……他们不是敌人,他们不是罪犯,他们现在已不是世上的生灵了——什么也不是,只是疾病和饥饿的黑色阴影,七倒八歪地躺在绿色的黑暗之中。

还有:

就在这棵树的旁边,还有两把棱棱角角的瘦骨,抱腿坐着。其中一个将下巴撑在膝盖上,迷茫地瞪着眼睛,那

样子真使人目不忍睹，看来已被彻底累垮了。其余那些人，东一个西一个，以各种各样扭曲的姿势瘫在那里，活像一场大屠杀或瘟疫中的场面。

在这一群曾是身强力壮的人影之中，面容憔悴的库尔茨是一个魔鬼的偶像，他有权力、智慧和忠诚的追随者——一切都有，惟缺道德和负责的人性。马洛进入到这个人间地狱，发现一个现代的神灵，尽管摆脱了基督教的感情，他是一个被力量和决心驱使的机械人。甚至延伸到土著人身上的那些基于坚硬的机械设备的意象是库尔茨本人的鲜明的预示，他跟腐朽的火车车厢和锈蚀的机器同样是腐败的金属。那光明和黑暗的意象群、那随着小船深入刚果的从文明到黑暗的发展、包含在库尔茨种种活动中的人性的泯灭——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低下行为中所进行的一场普遍的斗争，是形式和物质的一个地狱。

库尔茨自己的象牙堆生动地勾画出他的贪婪，正是这种贪婪使他变成了他贪求的物质的一部分。库尔茨凶狠残忍、贪得无厌的本性是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尖锐批评，它把他从一个活跃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凶暴空虚的死心塌地的人，他一边牺牲人的团结和同情，一边追求他野蛮而堕落的成功。作为一个掠夺成性的代言人，库尔茨像一个神，被他的门徒顶礼膜拜，他是一个“可怜的朱庇特”，他身体的力量已经耗尽，而他的精神影响依然强大。一个顽固不化、空虚苍白的躯体，他在垂危之际还做着渺无边际的美梦。库尔茨的追求是物质的力量，他所扮演的的是一个魔鬼神灵的角色。而他的“野蛮而高贵”的无宗教信仰的女神绝非库尔茨忠实的追随者，她的出现是刚果“富有生气和神秘的生活”的象征，她是过去她所崇拜的强大的偶像的写照。

在康拉德描述的现代世界中，物质意象和人的意象是紧密相

连的,我们有一次象征的重生,这和二十世纪尤为相关。这篇对不道德的巧取豪夺无比厌恶、对丧失责任心必然导致的恐怖的生动描写的故事,呼喊出了响亮的道义反对声,为十九世纪画上了句点。纵然库尔茨在垂死的一刻认识到他毫无人性的无限可怖,也无以弥补他所犯下的累累恶行。纵然马洛的刚果之行结束时带回的是一个忏悔的魔鬼,对这个忏悔的灵魂的回忆必须用一个谎言来加以保留。康拉德对现代宣传方法的政治预见从来没有那么敏锐。精神疲乏的马洛心里只剩下库尔茨未婚妻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建立在现实之上,而是建立在幻梦之中;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信念成了“似乎通往无际的黑暗心脏”的天空下惟一的一道光亮。

这一次[在《“水仙号”上的黑家伙》中],康拉德所关注的是个人和社会以及每个人必须在同别人冲突中扮演的角色这一不断变换的关系。我们可以说詹姆斯·韦特是作为人在畏难之际强加在别人身上的道义要求的象征,因为韦特的困境扰乱了水手们的团结,制造了只有通过道义手段才能解决的骚扰。这很像《吉姆爷》中的情况,尽管其要点正好相反,该书中既无荣誉感又无自尊心的水手——都深信自我无咎——促使并怂恿了吉姆逃离“帕特那号”船。韦特在扮演一个航海骗子的角色中,他在欺骗成性的唐金以及一班无知、迷信的水手心中一种模糊的恐惧和敏感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康拉德是怎样发展这一关系的,韦特虚幻的吸引力的本质是怎样同一班植根于现实和生存的水手发生冲突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幻想和现实这一辩证关系中,康拉德安排了各自象征自己

类型的一群有代表性的人物。辛格尔顿的名字就暗示了他的性格,^①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神话般的人物,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他的素质刚强而沉默(“……高大、年老,像时光老人一样年老”),“谦恭而不朽”。大副贝克就像梅尔维尔笔下的斯塔巴克一样有责任心,尽管缺乏想像力,但顽强、公正,是个好海员,是一个“模范大副”。阿里斯通船长虽然缺乏《巴德兄弟》中的维尔船长的敏感,但他深谋远虑,表现出一种敏捷的道德价值观;像船长一样,他的确也是在“独自指挥”的岗位上作出决断,他深知这种神圣的力量,也深知他必须公正地享用这权力。而船员们作为一个具有责任感的整体构成了道德行为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种集体意识,辛格尔顿最为清楚,他高傲而稳重,似乎有着康拉德说的“更锐利的眼光,更清醒的头脑,洞悉他们心中不安的愤怒与欲望的奥秘”。像辛格尔顿这样的人只有当他们成功地尽到他的责任时,才会倒下来。这些人都是杰出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按照生活赋予他们的责任生活着;然而,还有一些幻觉论者诱惑的影响,使得他们中间有些人背离现实的原则,使唐金和韦特能够勾起隐藏在船员行为深处的意念和迷信。

在每一个人安定规矩的心里都有一种顽固的无政府思想,这种思想遇到煽动就会冒出来。唐金和韦特是康拉德作品里的人物中一系列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两个;他们没有投放炸弹,而是拒绝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没有一点勇气、毅力和忠诚,只知道自己的权利。关于唐金,康拉德说他很清楚如何去“征服那群人天真的本性”。他们“快乐地、鄙夷地、恼怒地给予他同情”。这就是一个实例。作为一个同谋心腹和麻烦制造者,唐金预示着韦特的出现,对他作了预先的评论,给了康拉德一件锐利的武器以抨击无政府主

① 英语 Single 有诚实、一心一意之意。

义思想。康拉德的无政府主义者经常被误解，他们之所以受到讽刺，与其说是为了他们的反社会的活动，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拒绝在一个共同的命运中履行他们的职责。如果共同的敌人是狂风巨浪或旅途中遇到的其他困难，那么每一个人的合作都是必要的，而一个人逃避责任就是他对无政府主义原则的接受。唐金所挑起的正是人的不负责任或造反的心理。他给水手们的诱饵——放弃他们的责任——这在水手中很清楚是一种邪恶。无赖、魔鬼、罪犯和无政府主义者唐金当然在体现正义的法律和秩序的阿里斯通船长面前战战兢兢。康拉德暗示拒绝责任就是犯罪，在这种意义上，罪犯就等于无政府主义者。这样，船就成了一个监狱，里面唐金和韦特是囚犯，阿里斯通是狱长，监狱里水手们开始对一方后来又对另一方齐声表示赞同。唐金和韦特勾结在一起能够打破他们表面的平静，触及到他们内心的恐惧，以此来败坏他们的风纪。当唐金打动他们的理智时，韦特又配合着把恐惧带到了他们的心中。

韦特的出场很顺利，正如他名字意为无所事事一样，^①实际上成了他本人的定义。韦特没赶上集合点名时，从远处喊出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被误认为是命令，顿时破坏了船上的事务，为他在船上的作用定下了基调。作为一种隐蔽的破坏力，韦特自然在船尾进进出出；不管是进还是出我们都没有看见他在船的前部。康拉德在这里巧妙地把韦特认作为水手们的另一个自我，其微妙胜过了他在《秘密的分享者》中较明显的同样的心理表现。因为正如辛格尔顿肯定是全船积极的给予生命的原则体现，韦特无疑是愚弄并参与水手们无法言喻的混乱的死亡力量。在这种无以表达的恐惧之外，还加上了伟大而难以形容的大海，因为它也是神秘和迷信的源泉。康拉德在提起这无情的大海时说“这个无所不知的

① 韦特的名字英文为“Wait”，意为等待。

大海，……有朝一日会丝毫不差地向每一个人揭示出所有错误中包藏的智慧，种种怀疑里隐含的真相，以及在悲哀和恐惧处境之外的安全和平的王国”。外面是深不可测的大海，里面的韦特在深奥莫测的人心上作怪，水手们四分五裂一片混乱，对此，风暴本身已经作了足够的评价。

这场风暴除了《台风》以外，也许是所有文字的海洋文学中最卓越的描述——它为水手们施了洗礼，及时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并进一步把韦特和唐金孤立起来，他们因拒绝合作而失去了身份。虽然韦特利用他极其无助的状态继续控制着这些水手（实际上是一种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他们的危机感给了他们一种迄今缺乏的或潜在的团结意念。惟有辛格尔顿——这位大海的老人——意识到韦特和海洋的关系。这两者各自都是死亡原则的具体表现；韦特被描述为一个悲伤的人物，他加快了“行将逝去的光明退隐的速度……一种冷漠和惨淡的气息向外弥散，像服丧的黑纱一样笼罩在所有人的脸上”。然而同既包含着力量也包含着毁灭的庄严的大海相比，神劳形瘁的韦特和唐金变得尤为可鄙。大海是不知疲倦的，是万古千秋的；而韦特和唐金已是筋疲力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凡夫俗身。大海是胜者，水手们也是，但是韦特却不是。

在水手和韦特这一关系中，出现了涉及到幻想与现实这一主题的尖锐的讽刺。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各个角色的扮演包含着两种可能性，即一方面是韦特和他自己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他与水手们的关系。作为一个自信的人，韦特急切想要误导水手，并通过装病来摆脱他的职责，同时还能领到薪水。他无所顾忌地利用自己的疾病，就跟唐金一样，在自称遭到上司不公正对待时蛮横无理，自以为是。在面对自己时，韦特——如果我们按照原来的手稿的话——曾怀疑他与死亡的交流不是一个巧合；但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康拉德确定了韦特一定“不知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真

正扮演一个垂死的人的角色”。对于某些重要细节的修订显示了那个黑人在企图蒙骗水手时，事实上也在欺骗自己。韦特还有水手们都上了他骗术的当，然而读者从来也不会；所以康拉德能够作双重讽刺。

在中间的一个场景。水手们竭力去拯救禁锢在他舱房里的韦特时，我们看到了韦特与自己、与水手，还有与读者的关系的一个象征性的场面。这一场景——就像《特务》中坐出租车的场景一样——是全书的一个概括，归纳了所有的主题，集中了所有的线索。在风暴最猛烈时，水手们顶着海浪的拍击，设法走到了韦特的棺材般的牢笼边，却发现来自木匠仓库里的一大堆铁钉挡住了板壁，下面传来被囚禁的人的可怕的尖叫声。韦特跟以往一样没有行动的能力，只能极端害怕地喊叫，缺乏意志，完全被动，任人支配。在他棺材般的舱房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韦特，他害怕死亡，同时又身处死亡境地，惊恐万状，但仍然能吓到他的营救者。韦特已经断念，他已不是自信的人，他现在扮演的角色是真实的，是富于生气的。他变得软弱无力，毫无骨气，成了孤立无助的小孩，无力站起来，甚至无力抓住他的营救者。他们像对一个浪荡的儿子一样对待他，既恨他又像慈母一样照顾他：“我们心中隐匿着一种热切的愿望，想用我们的拳头把他的脑袋狠狠地揍一顿；然而我们又温存地对待他，仿佛他是玻璃做的一样。……”

在水手们的下意识里一直存在着坚强与虚弱、健康与疾病之间的残酷的关系。韦特利用水手的同情心，狡猾地激起这种心理中潜在的对虚弱的恐惧，诱使它展现力量，似乎想在他虚弱的状况下显示出能力。康拉德写道，水手们憎恨韦特，鄙视他，怀疑他，想要打他，然而又总是发现自己在救助他。韦特对人性中任何善意、任何恐惧、任何弱点和长处都有着诱惑力。

在中间的那一部分书页中，康拉德通过一幕富有戏剧性的场

景,展现了重要的紧张环节,并暗示了冲突的各个方面。像乔纳一样,韦特在人们中制造了纷争;而他自身则象征着存在于生与死之间、心里恐惧和现实之间的焦虑情绪。如果我想指出康拉德在《流浪者》和《黑家伙》之间的进步的话,我应该指出那是他把事件用来作为象征。正是基于这一点,康拉德宣称《黑家伙》不是一个海洋的故事,而是一个在禁锢状态中人性的心理研究。

目 录

黑暗心灵的旅程(弗雷德里克·R.卡尔) 1

黑暗的心脏 1

“水仙号”上的黑家伙 107

译后记 265

黑暗的心脏

“内利号”巡航艇轻轻一转，连帆都没颤动一下，便锚定船身，静静地停泊下来。潮水已经上涨，风即将平息。船准备沿河行驶，但眼下别无它法，只得下锚，等待退潮。

泰晤士河的入海口，宛如茫茫海途的起点，展现在我们面前。远处海面上，水天相连，浑然一色，分不清哪里是交界处。棕黄色的驳船风帆随潮漂来，似乎纹丝不动地伫立在明亮的天际，只见一簇簇红色的尖削船帆和那微微闪光的桅杆。低平的海岸绵延入海，渐渐消失，上空飘荡着一层朦胧的薄雾。格雷夫森德^①的上空，弥漫着黑沉沉的阴霾，再往远处望去，灰暗的天空像是凝聚成一团愁云，死死地笼罩着世界上这座最宏伟、最壮丽的都市。

公司的这位董事，既是我们的船长，也是我们的东家。他站在船首向海上眺望时，我们四人深情地注视着他的背影。在整个河面上，再也没有任何东西看上去比他更具有海洋的气质。他就像一位领航员，这在海员的眼中，可以说是信赖的化身。人们很难想到，他的工作不在远处那片明亮的河口上，而是在他身后的一片迷蒙的阴云中。

我在别处早已说过，维系着我们彼此的纽带是海洋。在那漫长的岁月中，我们尽管天各一方，但是这种海上的经历让我们的心

① 格雷夫森德，地名。在伦敦附近，泰晤士河河口。